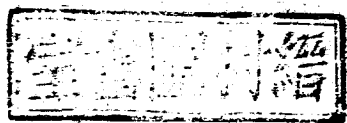




潮來的时候



(五幕劇)



徐 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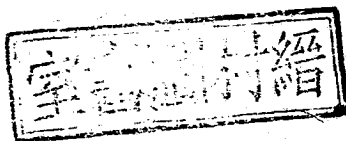
MG
I238.1
/

280529

潮來的時候

——五幕詩劇

徐 許 著



3 0387 6426 6

三思樓月書之一

東方書社出版

A389744

獻辭

親愛的：

我不敢再叫你悲嘆，

抑鬱，哭泣，呻吟；

我要緘默，

緘默得像一條魚，

沉在大海深處靜聽，

聽你激悟的笑，

笑自己的喜悅，煩惱，傷心，

自己的功與罪，醜與美，

得與失，敗與勝，

以及自己的愚笨與聰敏。

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夜全劇脫稿後。

時：

當此時也。

地：

有一個地方。

佈景：

一個稻場，台後是山，山後是海。台後右方是一個小邱，邱上是一個燈塔，在第一、二幕時尙未完成，到第三幕後來才發光。燈塔後方隱約有幾間簡樸的洋房，是給工程師住的。稻場的四周都有路可以出入，或到別個村莊，或到海邊，或到附近的住家。

人物：

妖婆甲，乙，丙，丁。兒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瘋漢。工程師。綠茵。麗岸。白汶。牧童。半啞。瞎子。口吃的跛子。耳聾的駝子。張福白。賬房甲，乙。農僕甲，乙，丙，丁，戊。及羣衆（村男村女）等。

序 幕

景色：夜色朦朧，月未上升。漆黑的稻場上，夜鳥樹上叫，狗兒遠處吠，蛙兒滿野啼，蟋蟀到處聲唧唧，好一個淒涼的夜色也。妖婆乙正在場上縫東西。妖婆甲自山後出來，手中拿着繩網。

第一場 妖婆乙，妖婆甲。

妖婆甲：

東邊月亮還沒出來，
西邊燈塔還沒有發光，
這時候我正好哈哈大笑，
笑人世間的煩惱。

妖婆乙：

呵，是你！

你不知道燈塔是人間的文明，

月亮是自然的光明，

聰敏的在那中間煩忙，

愚蠢的在那裏面發狂。

妖婆甲：

呵，是你在這裏，

你在縫什麼東西？

妖婆乙：（站起，揚着手上的東西，舞蹈。）

右手是條破袴

左手是塊破布，

老年人說破布補破袴，

少年人說破袴補破布，

這些都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把牠們縫在一起，

叫他們終身連連叫苦。

妖婆甲：（一同跳舞）

別人的網兒網魚，

我的網可要網癩男怨女。

牠們魚兒般在網裏跳。

我可要在網外哈哈笑。

妖婆乙：

讓我們糊裏糊塗，

在黑暗裏盡情跳舞，

年青的男女抱在床上，

被窠裏連連叫苦。

妖婆甲：

黑暗中清清楚楚，

月光下糊裏糊塗，

聰敏的男女抱在床上，

被窠裏一踢糊塗。

【鑼聲自遠處傳來，妖婆丙敲着鑼上。】

第二場 同上人物：妖婆丙。

妖婆丙：

我拿着一面破鑼，
藏着一隻破鍋，
打破這面破鑼，
去補那隻破鍋：
再敲那隻破鍋，
來補這隻破鑼。
有人說我事情做錯，
有人說我闖了大禍，
其實我是有意這樣，
要把鍋兒鑼兒都打破。

妖婆甲，乙：

趁月亮尚未升起，
你快來一同跳舞，
聰敏反被聰敏誤，
人生難得是糊塗。

【山石的樹林中有一點忽明忽滅的火光出現， 三人止舞。】

妖婆甲：

那面來了那點火？

妖婆乙：

哪裏？也許就是那點火！

妖婆甲：

不錯，這正是那點火。

妖婆甲，乙，丙：

那點火，呵，那點火，

那點火燒熟過菜，

那點火溶過了金，

那點火曾把千里的宮殿

萬里的城市化作了青烟冥冥。

你記得羅馬因此變成土堆，

阿房宮因此化成灰，

如今那砲火響處的殘酷

烟肉矗立處的忙碌，

都是那點火在那裏作祟。

還有是萬千的人民爲牠生，
萬千的人民爲牠死，
如龍如虎的英雄爲牠變成鬼，
還有，多少的富豪官貴，
剎那間因牠變成窮丐。
更不用說世上的平民，
千千万萬的爲牠啼，爲牠哭，爲牠流淚。

那點火，呵，那點火，
牠給人們一點點光明，
騙低能的人們相信；
牠會把幸福帶給人們，
但是牠遣人們以無窮的災禍。
【一點火冉冉近來。】

第三場 妖婆甲，乙，丙，妖婆丁提。

盞燈籠上。

妖婆丁：

如今要用這一點火，
永遠燒着你的心窩，
叫你心頭熱，
叫你身上香，
叫你骨髓裏絲絲發癢，
叫你白天裏把牛叫作羊，
叫你夜裏把老婆叫作娘。

妖婆丙：

來，來，東邊月亮還沒有出來，
西邊燈塔還沒有發光，
這時候我們正好高唱，
唱人世間的煩忙。

妖婆乙：

右手是條破布，
左手是條破袴，
老年人說破布補破袴，
少年人說破袴補破布，
這些都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把牠們縫在一起，

叫他們終身叫苦。

妖婆丁：

如今我要用這點火，

燒掉你的破袴，

燒掉你的破布，

叫牠們變成灰變成烟，

糊塗地在空中跳舞。

妖婆甲：

海裏是大魚小魚，

岸邊是痴男怨女，

當我把網兒撒去，

駭跑了大魚小魚，

跳進了痴男怨女，

於是我就把牠們當作了魚，

笑呵呵背着回去。

妖婆丁：

如今我要用這點火，

燒熟你網裏的魚，
燒熟你網裏的癡男怨女，
叫他們糊裏糊塗，
從我們的嘴裏吞到肚。

妖婆丙：

我拿着一面破鑼，
藏着一隻破鍋，
打破這面破鑼，
去補那隻破鍋；
再敲那隻破鍋，
來補這隻破鑼。
有人說我事情做錯，
有人說我闖了大禍，
其實我是有意這樣，
要把鍋兒鑼兒都打破。

妖婆丁：

請你慢把鍋兒打破，
讓我來用這一份火。

我要用這一份火，
煎燒你這隻空鍋，
叫牠心頭熱，
叫牠身上破，
叫牠骨髓裏絲絲發癢，
叫牠白天怪溫暖的太陽，
夜裏怪幽涼的月亮。

妖婆甲：

東邊月亮還沒有出來，
西邊燈塔還沒有發光，
這時候我們正好哈哈大笑，
笑人世間的瘋狂。

妖婆丙：

讓我們哈哈大笑，
笑人世間的瘋狂，
笑人世間的煩忙，
笑人們在街上亂闖，
笑人們在浪中飄蕩，

笑人們在欄窗下嘆苦，

笑男女任床上發狂。

妖婆乙：

哈哈哈哈哈……

妖婆丁：

嘻嘻嘻嘻……

妖婆甲，丙，丁，乙：

吱吱吱吱……

啊啊啊啊……

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哈……

——幕下——

第一幕

景色：景見上幕，唯稻塢中間現放有祭潮桌子一方，
燭香都已燃起，菜盤參錯。開幕時，舞臺暫空，移
時兒童十來人上。

第一場 兒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兒童們：

祭潮節，祭潮節，

祭潮時節真快樂，

牛也不必牽，

羊也不必牧，

穿紅又穿綠，

吃魚又吃肉，

你把燈兒點，
我把鑼鼓敲，
一年有四季，
四季都忙碌，
只有祭潮節，
我們真快樂。

兒童甲：

誰築我們牆？
誰造我們屋？
春夏要爲捕魚苦，
到冬又爲豬忙碌，
只有祭潮節，
我們真快樂，
跳舞又唱歌，
穿紅又穿綠，
只等月亮升，
玩到月亮落，
月亮升時我喝酒，

月亮落時我吃肉。

兒童乙：

讓我們手攜手，
圍成了一個圓圈，
在這桌子四周旋轉，
等待那月兒在天上團圓。

【兒童們，圍着祭桌跳舞，唱。】

兒童們：

月兒圓，
花兒好，
魚兒多，
風兒少，
麥兒肥，
稻兒高，
牛兒羊兒日日長，
人兒人兒長生不老。

兒童丙：

月亮還不出來？

兒童丁：

月亮怎麼不出來？

兒童乙：

風也沒有動，

雲也沒有濃，

月亮怎麼還不出來？

兒童甲：

要是今天沒有月亮，

好好的祭潮節過得多麼淒涼？

兒童戊：

讓我們祈禱：

兒童庚：

讓我們祈禱，

兒童己：

讓我們跪在地上祈禱。

兒童甲：（跪下）

讓我們大家跪下祈禱。

兒童衆：（跪下）

我們都跪下祈禱。

兒童甲：

我們是地下窮小孩，

禱告天上的菩薩，

讓月兒仙子快出來！

莫讓雲兒擋住去路，

莫讓風兒吹走，

莫讓星兒撞壞，

莫讓雨兒打瘦，

太陽只會帶我們工作，

月亮肯伴我們睡覺，

但是今天是我們的祭潮節，

我們要伴月兒歡笑。

並不是我們貪懶，

我們一年四季都忙碌，

春夏秋冬都沒有閒散，
只有這祭潮節我們想尋個快樂。

請莫讓山兒吞去，
請莫讓海兒淹沒，
請莫讓高城留住，
請莫讓夜色染黑。

我們是地下窮小孩，
禱告天上的菩薩，
讓月兒仙子快出來。

第二場 同上人物，瘋漢上。

瘋漢：

是牛糞有角，
無羊不生毛，
種稻田裏都生草，
紅顏女子個個老。

風也有時靜，
天也有時黑，
月有陰晴圓缺，
人有旦夕禍福。

有月固是夜，
無月也是夜，
你們這羣傻小孩，
跪在那裏作什麼？

兒童甲：（起立）

阿，瘋伯伯，
我們在新廟！

兒童乙：

新廟天上菩薩，
讓月兒下來。

〔兒童們全起立。〕

瘋漢：

餓孩子，你們快不要空想，

今天恐怕要沒有月亮。

〔兒童們圍住瘋漢。〕

兒童甲：

要是今天沒有月亮，

祭潮節要過得多麼淒涼！

瘋漢：

狗在四周汪汪叫，

貓頭鷹在樹上迷迷笑，

要是今天沒有月亮，

大禍要來了，

大禍要來了！

兒童甲：

大禍要來了？

兒童乙：

大禍要來了？

兒童們：

您怎麼說，瘋伯伯？

怎麼大禍要來了？

瘋漢：

也許潮水要到田裏漲，

那麼稻兒不能長，

麥兒不能養，

冬天裏沒有芋頭吃，

夏天裏沒有草子香。

兒童丁：

這話怎麼講？

兒童們：

這話到底是怎麼講？

瘋漢：

也許今年海浪高過天上月，

捕魚的船兒要像風中葉。

兒童丙：

這話怎麼講？

兒童們：

瘋伯伯。這話到底是怎麼講？

瘋漢：

你知道從前有一個祭潮節，
就因為月兒不亮，
一年中風浪天天大，
牠捲去我們的所有的漁夫，
吞沒我們所有的牛羊，
還有我們欄裏的鷄鵝，
都浮在水裏啼牠的爹娘。

兒童丁：

瘋伯伯，真的麼？

兒童們：

那麼我們將怎麼樣？

瘋漢：

壯年人死在海裏，
青年人瘦在田裏，
只有你們這羣孫子，
每天都為小豬兒忙碌，
過年過節吃不到一塊肉。

兒童戊：

這怎麼辦，怎麼辦？

兒童們：

這樣我們怎樣麼？

瘋漢：

但是也許不會這樣，

也許是潮兒發次怒，

他捲去了一個牧童，

或者是捲去一個姑娘。

兒童甲：

這算是爲什麼？

兒童們：

瘋伯伯，這算是爲什麼？

瘋漢：

這裏面有一個故事。

兒童乙：

瘋伯伯，講給我們聽，

兒童丙：

請給我們聽，

兒童戊：

講，瘋伯伯。

兒童甲：

我們聽瘋伯伯講故事。

瘋漢：

不要鬧，不要鬧，
坐下來聽，坐下來聽，
這個故事沒有人知道，
是五百年前一段小事情。

兒童們：

坐下來，坐下來，
大家坐下來。
〔兒童們圍着瘋漢坐下來〕

瘋漢：

從前有一個潮鬼婆婆，
就住在這個露光鄉，
她沒有別個同伴。

只養着一個美麗的姑娘。

爲這姑娘特別美麗，
村中的男子都去獻殷勤，
但是潮兒婆婆管得特別嚴厲，
不許那姑娘對誰留分情。

於是那姑娘非常苦悶，
她愛上她頭上的月亮，
後來這月亮幻成一隻小船，
在海裏騙去了那個姑娘。

從此這姑娘住在月宮，
潮兒婆婆投在海裏發瘋，
但是一年一度，這姑娘踏着月光下來，
給潮兒婆婆一個甜夢，

所以這潮兒天天等待。

等待中秋夜一天甜夢，
但是這位姑娘時常遲來，
弄得潮兒婆婆年年發瘋。

發瘋發得厲害，
村裏船上都是災害，
發瘋發得稍微輕，
丟幾個豬兒羊兒的性命。

去年他發瘋發得特別古怪，
捲去了我一個女兒同一個牧童，
他們倆在海邊談情，
忘記了潮兒婆婆要發瘋。

今年的月亮特別晚來，
不知潮兒要捲去多少船隻與牛羊，
最怕是我還有個美麗的女兒，
被捲去做他的姑娘。

兒童甲：

你的女兒？

瘋漢：（啜泣地）

最怕是我那個美麗的女兒，

被捲去做她的姑娘。

兒童們：

我們願意拚我們的命，

救你女兒的性命。

瘋漢：（害怕地）

不得了，不得了，

這樣更加不得了，

今天的潮兒一定不得了！

〔月亮帶着暈，從東邊升起來。〕

兒童戊：

月亮出來了。

兒童甲：

啊，月亮出來了！

兒童乙：

啊！月亮究竟出來了。

兒童丙：

呵呵，月亮到底出來了。

兒童丁：

哈哈，月亮真的出來了。

兒童們：（攜手圍着祭桌旋轉。）

月亮出來了，

月亮出來了，

狗兒的尾巴要亂搖，

牛羊的蹄子要蹦蹦跳，

還有到處的鳥兒要啾啾叫，

露海村的人都要哈哈笑，

月亮出來了，

月亮出來了！

瘋漢：

這顆月亮太糊塗，

這事情怕還有嚙嚙，

我的頭髮風裏搖，

我的心兒血海裏跳，
我知道月兒在天宮裏叫苦，
潮兒在海底下發怒。

兒童們？（散奔在四面叫）

爸爸媽媽呀，
（姊姊妹妹呀，）
（哥哥弟弟呀，）

月亮已經出來了，
你們快快出來呀。

〔有人從四面上來。〕

第三場 同上人物。一個口吃的跛子，一個耳聾的
瞎子，一個半啞同一個瞎子從四周上。

跛子：（口吃地）

月…亮…出…出來…來了？

瞎子：

月亮出來了？

半啞：（鼻音地）

爹……娘……處……乃堯？

駝子：

什麼？你娘撒了溺。

瘋漢：

月亮出來了。

駝子：

什麼？

瞎子：（指指西方）

月亮出來了。

駝子：（望望西方）

……

跛子：（指指東方）

月……亮……出……來了。

兒童們：

月亮出來了，

月亮出來了！

駝子：

啊，啊，月亮出來了。

我從海底裏聽起，
直聽到天上的宮殿，
天上的宮殿纔有人說起，
說是月亮出來了。

孩子：（口吃地）

月…月亮圓特兒圓，
潮…潮水兒轉…轉…轉特兒轉，
牛兒…羊兒肥，
海…海裏魚…兒富，
倉…倉裏五…穀滿。

瞎子：

月亮圓圓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羊兒肥，
幾家人兒瘦；
幾家船兒多，
幾家船夫死在外頭；
幾家穀倉滿，

幾家肚子餓；
月亮人人都看見，
只有瞎子最可憐，
一年五年又十年，
不知月亮是圓還是尖

半啞：（鼻音地）

月亮有時圓，
月亮有時尖，
只要今天月亮好，
今年災禍一定少。

【四面鑼兒響着，燈籠亮着，人聲喧着。】

第四場 同上人物。羣衆甲，乙，丙，丁……

舞着上。

羣衆：

月亮出來了，
月亮出來了，

祭潮節月亮出得早，

今年風浪一定少，

魚兒一定多，

人兒一定飽。

祭潮節月亮出得早，

今年收成一定好，

豬兒一定肥，

羊兒一定胖，

病痛災禍一定少。

月亮出來了！

月亮出來了！

兒童們：

月亮出來了，

月亮出來了，

狗兒的尾巴要亂搖，

牛羊的蹄子蹦蹦跳，

還有到處的鳥兒啾啾叫，

露光村的人們要哈哈笑，

月亮出來了，

月亮出來了。

【羣衆們在外圈圍着祭桌旋轉舞蹈，兒童們在內圈相反的繞着祭桌舞蹈。】

瘋漢：

我頭髮在風中飄，

我心靈在血中跳，

雞兒鴨兒在籠中啼，

烏龜王八在溝裏叫，

這些你都曉得，

但是你有一點糊塗，

你看今年的月亮這樣模糊，

它還不在天宮裏暗誦叫苦，

於是這嚙嚙的潮鬼婆婆，

她要在海底下發怒。

羣衆：

瘋子，瘋子，

你的狗嘴總是不長象牙，

在這祭潮節我們要個吉利，

希望你快快回家，

月亮已經出來了，

我勸你早點去睡覺。

瘋漢：（被迫退）

狗在四周汪汪叫，

貓頭鷹在樹上眯眯笑，

大禍要來了，

大禍要來了！

我要管住我的女兒，

叫她去好好睡覺，

憑你們聽着潮兒哭，

對着月亮愚蠢地笑！

【大家聽着瘋漢的歌聲遠去，聽着狗吠聲四起。】

第五場 同上人物，少一個瘋漢。

羣衆：

好了，現在快讓我們拿酒來飲，
拿爆竹來放，拿鑼鼓來敲，
你們會彈箏的彈箏，
會吹簫的吹簫。

羣衆：

我們快拿酒來飲，
快拿鑼鼓來敲，
請你來彈箏，
讓我來吹簫。

【羣衆唱着下。】

第六場 同上人物，一羣羣衆下，工程師從舞台後

右占有燈塔的山坡上下來。

工程師：

這算是幹什麼？
這算是幹什麼？
深更半夜裏，
你們鬧得天翻地覆？

兒童們：

這是我們祭潮節，
全村裏有三天休息，
三天的休息並不多，
但是一年四季裏，
只有這三天最快樂——
我們不必洗船也不必拉磨，
我們要跳舞唱歌，
吹簫，打鼓，還敲鑼。

工程師：（指祭桌）

哈哈，這就是祭潮麼？

駝子：

你說什麼？

跛子：（口吃地）

是……是的，這……這就是祭……潮。

瞎子：

只要祭得今天月亮好
今年的災禍一定少。

工程師：

你是一個瞎子，
懂得什麼天事，
月亮好也不好，
你望穿了天也不會知道。

跛子：（口吃地）

你不要…說他…他瞎子，
但是他…他有一顆…顆明亮…亮的心，
有人說你，…你是什麼工程師，
但是你…你少了一顆…良心。

工程師：

你這個跛子，
懂得什麼我工程師，
我在這裏造燈塔，
燈塔會給你們光明，
給黝黑的海上一個光亮，
讓所有的船隻知道路途，
正如我同你們說話，

將點破你們滿心糊塗。

駝子：

什麼？糊塗！

你纔是頭等糊塗，

這是我們祭潮節，

你爲什麼在這裏嚙嘴。

工程師：

你是一個矮聾子，

懂得什麼天事，

這種造天造地的大事，

都要問我大工程師。

半啞：（鼻音地）

你是工程師，

我是半啞子，

我唱我的歌，

你做你的事。

工程師：

你們這一羣愚民，

不知道對我工程師尊敬，
什麼祭潮不祭潮，
這些都是迷信，
月亮只是一個頑石，
我所造的燈塔纔是你們的光明。

兒童們：

好先生，請你不要管我們，
讓我們今夜快樂一場。
我們一年四季辛苦，
只靠今夜的月亮，
今夜已經有了月亮，
我們要敲鑼跳舞到天亮，
請你先生生個好心，
讓我們快樂一場。

工程師：

你們這羣小愚民，
也不知道對我尊敬，
什麼快樂不快樂，

唱歌跳舞都迷信，
月亮只是一個頑石，
我所造的燈塔，
纔是上帝定下的科學，
叫我帶給你們光明。

第七場 同上人物，緣茵自燈塔的山坡下來。

緣茵：

爸爸，爸爸。
時候已經不早，
你為什麼還同他們吵鬧。

工程師：

就因為這羣愚民，
一肚子是迷信，
他們在這裏吵鬧，
叫我如何睡覺。

緣茵：

但是今夜是他們祭潮節，
他們有三天休息，
一年四季他們都勞碌，
今天怎麼不讓他們來歡樂。

兒童們：（歡樂地）

到底她是一個好姑娘，
有一顆可愛的心腸，
我們不愛你的燈塔，
我們愛你的那位姑娘。

【兒童圍着綠茵跳舞。】

工程師：

什麼？什麼？

兒童們：

我們不愛你燈塔的光亮，
我們愛天上的月亮，
同你可愛的姑娘。

工程師：

什麼？什麼？

綠茵：

爸爸，爸爸，
你是一個偉大科學家，
何必同他們孩子們生氣，
我勸你早點去睡覺，
同他們吵鬧有什麼意義？

工程師：

他們這一羣愚民，
一肚子是迷信，
我要告訴他們上帝，
那纔是真正的神明，
我還要告訴他們科學，
叫他們對我尊敬。
我帶給他們二十世紀的文明，
掃除他們可憐的迷信！

綠茵：

但是這是長期的工作，
不是今天一夜的事情，

今天他們要尋個快樂，

你何必掃他們的興。

【綠茵拉他爸爸上坡。】

我勸你早點睡覺，

不要管這裏的歡笑。

【工程師緩緩上山坡。】

第八場 同上人物，少一個工程師。

綠茵：

請你們原諒我的父親，

他有一個頑固的心靈；

讓我伴你們歡樂，

我們今夜要跳舞到天明。

【綠茵拉着一羣兒童跳舞唱歌。】

綠茵：

東方有一首詩，

西方有一只故事，

拿了東方的詩，
配那西方的故事，
這就是你們這一羣孩子。

兒童們：

東邊有個太陽，
西邊有顆月亮，
拿這顆美麗的月亮，
配那個光明的太陽，
那就是我們的綠茵姑娘。

駝子，跛子，瞎子，半啞：

山上有的是鳥，
山下有的是青蛙，
隻隻鳥會叫，
隻隻蛙會跳，
跳跳，叫叫，
叫叫，跳跳，
叫出一顆月亮哈哈笑。
【牧童伴着白汶上。】

第九場 同上人物，牧童，白汝。

牧童：

村外一顆月亮，

村裏一顆月亮。

白汝：

海上一顆月亮，

田上一顆月亮。

牧童：

誰知道那一顆月兒亮。

兒童甲：

王小哥，你上那兒去了，

怎麼不到這兒一同唱歌？

牧童：

我帶着我所愛的姑娘，

在海邊一同看月亮。

綠茵：

白汶姊姊，你的福氣真好，
有這樣一個聰敏美麗的男子，
他爲你顛倒，伴着你在各處跑。

白汶：

綠茵姊，你不要同我開玩笑，
我聽說西村上一個地主的兒子，
有一天在海邊看見你，
因爲你實在太美麗，
他要討你做家小；
這裏的船隻都是他的，
這裏的田地都是他的，
他還有許多貨物在海裏來回飄。

綠茵：

這話是那裏來的？

白汶：

這是他聽來的消息。

綠茵：

王小哥，你的消息是真的麼？

牧童：

不是真的，難道是我假造，
他家是這個縣裏的首富，
有船有田不算數，
還有縣裏省裏的官員，
都是他們的朋友親戚與家奴。

白汝：

這裏我們所用的漁船都是他的，
他家還有貨船到各地來往，
偏偏這裏有風有浪，
所以請你父親來這裏造個燈塔，
讓他們發財便當。

牧童：

所以你將是我們的主人，
我們都是你家奴。

綠茵：

快不要開玩笑，
請你告訴我，

你說我父親知道了麼？

牧童：

你父親自然知道，
他家派人同你父親說，
你父親連連道好，
明天他家的兒子要來這裏，
你父親要替你介紹。
〔工程師在山坡上叫。〕

第十場 同上人物，工程師。

工程師：（在山坡上）

綠茵，綠茵！
你怎麼還不來睡？
時候已經不早，
快不要同他們再鬧！

綠茵：

我來了，我就來，

爸爸，你進去吧，

我立刻就來。

工程師：

你來，快來。

綠茵：

我要回去了，

但是你的消息，

給了我許多害怕與痛苦，

我的心像是月亮

遇到了月蝕！

〔綠茵上山坡。〕

綠茵：

再會，再會，小朋友，

今夜的月光如水，

祝你們盡量歡樂，

在月光下暢遊，

像魚兒們在水裏游。

兒童們：

綠茵姑娘明天會，
我們在月光下唱歌，
祝你在甜夢裏安睡。

第十一場 同上人物，少一工程師，瘋漢上。

瘋漢：

狗在四周汪汪叫，
貓頭鷹在樹上迷迷笑，
鷄兒鴨兒在籠中啼，
烏龜王八在溝裏叫，
大禍要來了，
大禍要來了！

瞎子：

你還沒有去睡覺？

瞎子：

你還沒有去睡覺？

半啞：（鼻音地）

你還沒有去睡覺？

駱子：（口吃地）

你…你…沒有去…去睡覺？

瘋漢：

我尋我的女兒，

我怕她被潮兒婆婆接去！

你們可有看見我的女兒？

白汝：

爸爸，我在這裏，

我好好在這裏，

今天的月亮這樣好，

潮兒婆婆不會接我去。

瘋漢：

你讓我尋得好苦！

你知道你可憐的爸爸，

只有你這個女兒，

要是你被潮兒婆婆接去，

我只好跟着你投海去。

牧童：

今天的月亮這樣光明，

瘋伯伯，你還担什麼心？

瘋漢：

你知道什麼？

你看那月亮不是有點模糊，

她一定是在天空裏叫苦。

所以這嘔嘔的潮兒婆婆，

她在海裏還要發怒。

快不要說了，女兒，

跟着我去睡覺。

〔瘋漢領着白汶下。〕

第十二場 同上人物，少瘋漢與白汶。

牧童：

小朋友，你們望着什麼？

還不快快來尋快樂，

讓我去拿鑼鼓，
請大家去拿爆竹，
今天是祭潮節，
我們要儘量作樂。

兒童們：

呵，呵，月亮已經到了天心，
讓我們去拿鑼鼓爆竹，
對着天空儘量高興！
〔牧童牽兒童們下。〕

第十三場 半啞，駝子，跛子，瞎子。

駝子：

他們去幹什麼？

半啞：（鼻音地）

他們去拿鑼鼓爆竹？

瞎子：

什麼？他們去喝酒吃肉。

瞎子：（大聲地）

他們去拿鑼鼓爆竹。

跛子：

大家來…來…來…尋…尋快樂。

駝子：

等月兒西落，

大家喝酒呀吃肉。

瞎子：

這時候的月兒呢？

半啞：（鼻音地）

剛剛到了天心。

駝子：

不錯，剛剛到了天心。

第十四場 同上人物，瘋漢同覺岸上，覺岸

手裏提一只燈籠。

駝子：

怎麼，你又來了？

半啞：（鼻音地）

你還沒有去睡覺？

瞎子：（口吃地）

你…你還沒…沒有去…去睡覺？

瞎子：

啊，是你，你怎麼還不去睡覺？

瘋漢：

我打發了女兒睡覺，

我的心放下了半條，

到底那大禍飛來，

要飛落誰家。

瞎子：

你唱的都是不吉利的曲調。

我希望你快去睡覺！

瘋漢：

我不過出來瞧瞧。

碰見了這位過路客，

他問我那裏是露光鄉，

我說這裏這裏就是露光鄉，

他還打聽我一個姑娘，

我說姑娘都種在這個稻場，

所以我帶他來這裏，

讓他自己來瞧月亮。

瞎子：

啊，過路先生，你打聽的是哪一個露光鄉？

覺岸：

哪一個讓光鄉？

跛子：

這裏…有…有五…五個露…露光鄉？

覺岸：

五個露光鄉？

半啞：（鼻音地）

一點不錯，實實在在有五個露光鄉。

覺岸：

五個露光鄉！

瞎子：

第一個是東露光鄉，

一早晨都是太陽；

第二個是西露光鄉，

夏天裏都是高粱；

第三個是南露光鄉，

春天裏都是花香；

這裏是北露光鄉，

夜夜都要有顆好月亮；

還有一個中露光鄉，

那裏的姑娘們最漂亮。

你要尋的是那一個露光鄉？

覺岸：

我不知道那一個露光鄉，

但是我要打聽一個姑娘。

瞎子：

打聽一個姑娘？

那麼這姑娘漂亮不漂亮？

覺岸：

那位姑娘有絲一般的頭髮，
髮下有前額如初秋的天空，
眉像新月，纏綿時像蠶，
靈活時候像兩條龍。
她鼻子是畫家的難題，
像一隻萬靈雀在雲霄唱歌，
緊接着兩瓣梅瓣，
在月光下雪地上婆娑。

瞎子：

那也許是這個露光鄉？

跛子：

他……他在說……說什麼？

半啞：（鼻音地）

他在說那位姑娘。

覺岸：

她攬牛郎織女的情愛，
充她眼睛裏的光亮，
笑是春天的和風，

撫摸一羣白齊的羔羊。

瞎子：

那也許在南露光鄉，

覺岸：

世俗的人都勸她醒，

天上的仙子可勸他睡，

因為她睡時的靈魂，

會醒着永生的嬌美。

瞎子：

那麼是在天上了？

跛子：（口吃地）

他是……是在說……說什麼？

半啞：（鼻音地）

他是在做詩吧？

我可不懂他的話！

瞎子：

你到底是說這個姑娘漂亮不漂亮？

覺岸：

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姑娘。

瞎子：

那一定是在中露光鄉，

你去吧，一定是中露光鄉。

覺岸：

往那面走嗎？

半啞：（鼻音地）

不錯，不錯，

往那面一直走，

瞎子：

走盡了那條路，

碰到了一根橋，

走過了那根橋，

分開了四條路。

覺岸：

四條路？

半啞：（鼻音地）

不錯，不錯。

瘋漢：

東面的路特別大，
西面的路特別狹，
還有那中間的路，
你千萬不要走錯，
那面有野豬在那裏做窠！

跛子：（口吃地）

不……不錯。

半啞：（鼻音地）

不錯，不錯。

覺岸：

那麼要我走哪一條路呢？

瞎子：

另外還有一條路，
不大也不狹，不中也不偏，
你揀定那條路途，
趁着天上有月亮，
一直可走到中露光鄉。

覺岸：

謝謝你們諸位，

瞎子：

再會，再會。

〔覺岸下。〕

第十四場 同上人物，少覺岸。

瘋漢：

尋一個姑娘，

尋一個姑娘，

莫非是潮兒婆婆要女婿，

叫這位先生來露光鄉，

帶給她一個好姑娘。

啊喇喇，

大禍要來了，

但不知大禍落誰家？

瞎子：

我們不要聽你的話，
你這狗嘴裏長不出象牙。

跛子：（口吃地）

你……你好去睡……睡覺了。

半啞：（鼻音地）

你好去睡覺了！

〔鑼鼓聲，歌聲，人聲自遠而近。〕

第十五場 同上人物，牧童率兒童及羣衆上。

兒童們羣衆們零亂上來，有的敲着鑼，有的打着鼓，有的吹着笙簫……大都提着燈籠，唱着歌。還有人捧着大雞，大肉，大餅，酒壺。有人拿着鞭炮掛在樹上，有人把焰火花筒放在地下，一時點了起來。五光十色，熱鬧非凡。大家手攜手跳舞。

——幕下——

第 二 幕

景色：白天。幕開時工程師自山坡下來，他的女兒綠茵跟著。

第一場 工程師，綠茵。

綠茵：

爸爸，請你打開這個悶葫蘆，
到底我是你的女兒，
你何必叫我在暗地裏叫苦？

工程師：

好女兒，我是你的父親，
我也只有你一個女兒，
你應當對我相信，

我一定顧到你的幸福與前途。

綠茵：

但是我的婚事，
是關聯着我的愛情，
你既然肯顧到我的幸福，
那麼更要顧到我的心靈。

工程師：

那麼你心裏是否
還牽記那個傻孩子，
他一肚皮是糊塗，
不知道一點點世事。

綠茵：

是的，我一直沒有忘記掉他，
雖然爲你的緣故。
我逃開了他的愛，
但是我現在願意直說，
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他，
想他爲我瘦，爲我老，

爲我在各處流落與潦倒。
我永遠相信着他，
相信他的愛是一團火，是一塊金，
他將在各處各地飄零，問
打聽我的下落，蹤跡。
爲我，他也許更窮更苦，
也許病倒在路上，死在旅途，
沒有人知道他是爲什麼，
爲名還爲利，
還是爲一個春夢，
但是他只是爲我，
爲我對他一聲笑，
一句話，一個遺落在地下的眼波
以及一聲低喟與一句吟哦。

工程師：

你真是個傻孩子！
相信這些糊塗的廢事；
親愛的，

你應當知道什麼是科學的精神，
知道科學的字典裏，
並沒有年青所幻想的愛情。

你知道你母親同我相愛過，結婚過，
還養了你這樣美麗的女兒，
但是她在你六歲時，
被一個什麼詩人勾引，
放棄了夫妻與母女的愛情，
獨自同那位流氓私奔，
從此就賸了我伴着你，
渡這個淒涼的生命。

這是為什麼？親愛的，
這是因為我有科學的事業，
要為我的工作忙碌，
而你的母親有一個淫婦的性慾！
現在那個愛你的人，

也只是爲他個人的私慾，
他沒有顧到你的前途與幸福，
你想他沒有本領，
沒有事業，也沒有金銀。
要你跟着他，只是伴他
到各地乞食，飄零，
餓時不夠飽，寒時不夠暖，
你要爲他工作爲他苦，
替他做奴隸的事，
爲他的窮苦耽心。

綠茵：

爸，但是這是爲愛，
這因爲我們是人，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所以我們願意爲愛存在，
爲愛忙，爲愛苦，爲愛死去。

工程師：

你爸爸已經這樣老了，

他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
他懂得什麼是甜，
什麼是酸辣，什麼是苦；
在這人世他知道什麼是人，
什麼是值得人留戀，
什麼是值得人尊敬，
什麼是值得我們用生用死去求，
什麼是會被世人慕拜，歌頌，
什麼是世人永遠看作了光榮。
這是錢，親愛的，
——錢可以使人瘋，使人快樂，
可以使人做你的奴隸，
使人做最卑賤的勞役；
錢可以使你永遠年青，
永遠美，永遠在人世上。
享受那天國的華貴。
錢可以改變天時，
可以使夏天裏涼，冬天裏暖和，

錢豈可以使鬼神爲不推磨。

綠茵：

那麼你的科學呢？

工程師：

科學不過是錢的奴隸。

綠茵：

但是我的愛同我的心？

工程師：

這也需要金銀，

牠可以使你愛長繁榮，心長年青。

我現在告訴你，

那個地主的兒子，

他擁有這裏所有的漁舟，田廬，

以及無數無數的貨船，

天盡處還有無數無數的事業，

工廠，銀行，以及夜夜發亮的珠寶店。

爲你的幸福快樂，以及我漫漫的老境。

所以我要把你嫁給他，
享受這人世的繁華，
宇宙間的幸福，
以及遠超於天堂的快樂，
與同燦爛的日月一樣的光明。

綠茵：

爸，但是上帝假我以心臟，
告訴我的愛才是天堂，
我不相信金鋼鑽的燦爛，
會有日月一樣的光芒！

【張福白騎馬，賬房二人騎驢及農僕五天上。】

第二場 同上人物。張福白上。賬房二人，一人
手捧賬簿，一人手握算盤，農僕甲拿着
稱桿，粗棍，農僕乙，丙拿着粗鎗棍，
農僕丁，戊各拿着一面銅鑼隨上。

張福白：

啊，我偉大的工程師，你早。

工程師：

啊，我的少年英俊的朋友，
這位就是我的女兒，
那位就是張福白先生，
他有無比的財富，
還有一肚子的學問。

張福白：

啊，小姐，讓我先對你致敬。
不要聽你父親的客氣，
我只是你忠實的奴隸。
我是一個青年的孩子。
你父親等於我的老師，
我敬佩他的科學精神，
以及他偉大的計劃，
到我們這荒僻的農鄉，
來造這個偉大的燈塔，
他將賜給我們無比的光明。
從此，這裏的船隻不會迷途，

我們的貨色可以平安地來去，
還有這裏無數無數的愚民，
不會因為迷途丟性命，
會知道我們科學的神明，
牠夜夜會發出神奇的光，
在我們的頭上來往，
在黑暗的海上，
指導盡千的船舵桅樁，
再不會怕颶天的大浪，
也不會再在礁石上亂闖。

工程師：

啊，我的朋友，你真是少年英俊，
肯籌這麼大資本，
來造這個偉大的明燈，
為你的船隻與漁夫造福，
帶光明給這裏露光村。

張福白：

但是這裏的愚民，

不懂得什麼是光明，
我已經認了半數，
他們還不肯付捐，
所以我按照他們種的田
按他們用的漁船。
來收他們的租捐。

工程師：

但是路上的露水很濃，
還有那如剪的秋風。
你路走得很遠，
一定有了點疲倦。
請到我們的房裏來
喝一杯熱茶，
談談我們的私事，
再到愚民那裏去收捐。

【工程師一手挽着張福白，一手拉緣蔭土
山坡。】

張福白：（對賬房先生們）

你們先去收捐收租，
收好了再來對我細訴，
注意秤要拿得穩，
賬要收得清，
假洋錢不要吃進，
還要注意農夫們的穀，
太濕了我可要不高興，
【張福白，工程師，綠茵上山坡退。】

第三場（賬房二人，農僕五人。）

賬房甲：

你拿着算盤，
我拿着賬簿，
賬簿記你盤中的字數，
算盤算我記賬的賬簿，
你不要糊裏糊塗，
我也記得清清楚楚，

只要收足賬簿的宇數，

你我終有點好處。

賬房乙：

你手裏是賬簿，

我手裏是算盤，

你把我仔仔細細記，

我把你清清楚楚算；

算得我們口袋飽，

算得我們老闆的洋箱滿。

賬房甲：

阿三，阿四，

快先把鑼打起來，

好叫農夫漁夫們回家牆，

讓我們去算賬。

【農僕丁戊敲着鑼下。】

第四場 同上人物，少農僕丁、戊，瘋漢唱
着歌上。

瘋漢：

誰知其中辛，
誰知其中苦，
誰知黃黃穀，
粒粒皆汗珠，
誰知點點帆，
帆下皆血肉。
你收我們租，
你吸我們血；
我流盡我汗，
你吃完我肉；
只贖白骨三千斤，
斤斤還充你肥料。
昨天月亮太糊塗，
今天大禍要來了，
大禍要來了，
大禍要來了，
誰知大禍落誰家。

啊，你們可看見我女兒？

賬房乙：

誰是你的女兒？

瘋漢：

我的女兒如雲中黃鶯，

有青山般的眉，

有秋波般的眼睛，

還有虹一般的鼻樑，

平分蘋果般的臉龐，

於是兩瓣嬌艷的面頰，

互賽着玫瑰與芙蓉。

但最可寶貴還是她的心，

同月亮一樣的光明，

她愛她發瘋的父親，

遠超過她自己的生命。

賬房甲：

那麼你是一個瘋子？

瘋漢：

人人說我是瘋子，
其實我只是一個傻子，
但是我的聰敏的女兒，
遠勝你這種只會打算錢的兒子。

賬房乙：

只好同牛兒彈琴，
莫要同瘋子談心，
別再在這裏打混，
我們去算賬要緊。

〔賬房甲乙及農僕甲乙丙下。〕

第五場 瘋漢。

瘋漢：

岸上有我的女兒，
海裏有潮兒婆婆，
爲昨天的月兒糊塗，
我要爲我女兒叫苦。

哪裏是我的女兒？
哪裏是我的女兒？
我看今天大禍要來了，
你千萬不要糊塗。

第六場 瘋漢，牧童，白汶及覺岸上

白汶：

爸爸，我在這裏，
我在這裏陪這個陌生人。
他昨夜在這裏問路，
到中露光鄉去尋人，
但是他空走一趟，
說是那個人在這裏居住。

瘋漢：

好牧童，你既然愛我的女兒，
應當好好照顧，
今天第一不許去海邊，

第二不許太糊塗；
要緊的你要記住，
今夜的月兒還要糊塗。

牧童：

瘋伯伯，你放心，
我有顆忠實的心，
還有個勇敢的生命，
我遵守你的命令，
要日日夜夜跟着她，
做她親信的衛兵。

瘋漢：

好，這樣很好。
我的女兒，現在跟我來，
我要告訴你，
月兒怎麼會不明，
霧兒怎麼會不開，
還有天上的星兒，
怎麼兩兩三三的往來？

〔瘋漢帶着白汶下。〕

第七場 牧童，覺岸。

牧童：

不錯，你要尋的姑娘，
就在這燈塔後居住，
他父親就是這燈塔的工程師，
但是非常驕傲與糊塗，
你且等在這裏，
讓我爲你去叫去。

第八場 覺岸。

覺岸：

我不管雲開，
我不管日落，
只爲你笑容的寥落，

我在全宇宙裏摸索。

你知道自你走後，
青山笑我憔悴，
流水笑我瘦，
還有那白雲點點都是愁。

有人說我癡，
有人說我瘋，
但沒有人知道我在大地上流落，
是爲你允許我的一個夢。

鸚鵡說你無情，
蟋蟀說你薄倖，
但是我不能相信，
因爲你有一顆神聖的心靈。

我不怕山崎嶇，

我不怕水遼闊，
只要我生命醒時，
我要探問你的下落。

第九場 覺岸・牧童綠茵自山坡下來。

牧童：

就是這位可憐的先生，
他從遠路來尋你，
你看他多麼憔悴，
請你不要給他太傷悲。
〔牧童下。〕

第十場 覺岸，綠茵。

覺岸：

是你，綠茵，
我終於找到了你，

我希望這不是幻想，
更不是白天裏的春夢，
告訴我，親愛的，
這不是白天裏的春夢，

綠茵：

覺岸，即使是春夢，
也請你原諒我，
我悄悄的遠走，
留給你都是哀愁。

覺岸：

那末請你告訴我，
你走的不是你的意志，
還有你走了以後，
永遠對我有一份相思。

綠茵：

我知道你都會知道，
我爲我父親的意志，
爲她的信仰與事業，

爲他漫漫的老境，
我放棄了自己的愛情。

覺岸：

那末你爲什麼不寫信，
叫我插翅兒飛到你的身邊，
安慰你對我的相思，
安慰我對我的癡情。

綠茵：

爲我年老的父親，
我不希望你來看我；
因爲他只有我一個女兒，
不希望我離開他老境。

覺岸：

那麼現在你還是不要我來？

綠茵：

不，自從昨夜開始，
我時時刻刻期望你來，
像枯枝期待綠，

像頑石期待青苔，
像久旱期待雨，
像春風期待花開。

覺岸：

那麼這是爲什麼事？

綠茵：

這是爲什麼事？

這是因爲我的父親，

在暗下佈置，

最近要把我嫁給

一個地主的兒子，

〔鐘聲，人聲，自遠而近。〕

第十一場 同上人物，賬房甲，乙，農僕五人帶

半座方駝子，簍子，瞎子王，羣衆十
人加入隨上。

賬房甲：

你們這四個老飯桶，

穀倉箱子都空得像野豬洞，

那麼只好請你們自己，

到我們少爺面前去訴窮。

賬房乙：

讓我去告訴少爺，

你們在這裏管住。

〔賬房乙奔上山坡。〕

第十二場 同上人物，少賬房乙。

賄子：

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

祭潮時節向我們收意外的捐租，

賄子：（口吃地）

有錢的眞……眞是沒……沒良心，

祭潮節逼……逼我們村煮爇的捐租。

駝子：

你是你的燈塔，

爲什麼要我們捐租。

半啞：

劉呀，你造你的燈塔，

爲什麼要我們捐租。

把我們的船槓拔去，

我們明年就不能捕魚。

羣衆：

把我們的穀倉封去，

我們今年就要餓肚。

這事情我們實在不清楚，

爲什麼你造燈塔，要我們付租。

覺岸：

那麼，你們見了東家，

可以大家對他哀訴，

說這樣一來你們立刻餓肚，

叫他不要向你們捐租。

瞎子：

你不知道這位少爺夠多凶，

還不出租就要吃官司，
要是我們被他拘了去，
哭死的是我們的妻子。

覺岸：

那，那讓我替你們請求，
求他給你們一點恩惠，
天下難道有這樣奇事，
可以叫你們活活餓死。

第十三場 同上人物，賤男乙偕張福白自由

坡下來。

賤男甲：

就是這四個老糊塗，
穀倉裏沒有一粒穀，
所以把他們帶來，
聽憑少爺親自發落。

張福白：

那末把他們帶到官廳，

辦他們一個賴租的罪名。

覺岸：

但是我們所有的佃戶，船戶

都還不出這個燈塔租。

你封去我們一點存穀，

扣去我們的桅檣網罟，

可是悠悠的歲月都要叫苦。

張福白：

什麼，你是誰？

敢在這裏嚕噉，

快把他一同帶去，

帶到官廳裏治罪。

覺岸：

我是一個過路客，

並不是你的佃戶，

假如你要把我治罪，

我到要問你一個清楚。

張福白：

我得到官府的批准，

爲公共幸福，

來收這個燈塔租。

這是一點沒有錯處。

你算是什麼，

要在這裏嚕噓？

一部分羣衆：

可是我們只有網罟，

可讓我們捕魚還租。

另一部分羣衆：

可是我們只有這點存穀，

還了你燈塔租就要餓肚。

張福白：

但是我一定要你們還清，

因爲我已經負擔大部分資本，

爲你們的光明，

爲你們捕魚時的安穩，

來造這個偉大的明燈，

可是你們連這點燈塔租，
都不肯還個乾淨。

覺岸：

但是你知道，
我們並不要這燈塔的光明，
我們先要管我們的肚子，
同一條性命。

張福白：

渾蛋，你算是什麼，
批准的是官府，
付租的是佃戶與船戶，
你這個渾蛋，
要你在這裏嚕噤！

覺岸：

你算是什麼？
別人冒着雨，
冒着風浪，冒着雪，冒着生命，
兩腿浸透着泥汗，

太陽晒焦了皮膚，
天天在海上工作，
夜夜在田裏辛苦，
好容易有一點收穫，
而你騎着馬來收租。
現在還要爲你自己的燈塔，
勾通了官府，
逼人們付你意外的田租船租，
你是什麼？
你是一個無恥的懶蟲，
喝的是佃戶們的血，
吃的是漁戶們的肉。

張福白：

這是什麼話，
伙計們，
快先把牠來打。

農僕們：

打！

羣衆：

打？

【雙方都停着未打。】

張福白：

爲地方上的幸福，
爲海灣上的光明，
爲你們捕魚時生命的安穩；
我負擔大部分的資本，
來造這個明燈，
還有其餘的小數，
我有官府的命令，
來收這個燈塔租。
這裏的船是我的，
這裏的田也是我的，
這裏的佃戶與船戶
也都是我的。
你是那裏來的外人，
敢在這裏嘈嘴。

覺岸：

爲什麼田是你的，
不是屬於種田的農夫，
爲什麼船是你的，
不屬於漁夫？
爲什麼你生下來就可以白白來收租，
叫他們整年在田裏海裏叫苦？
現在你不管我們死活，
還要逼我們還意外的燈塔租。

張福白：

這不是反了嗎？
走，賬房，阿三，阿四，阿五。
讓我們回去，
快叫官兵來保護。
〔張福白同賬房上驢馬。〕

羣衆：

對呀！爲什麼船是你的？
不屬於我們捕魚的漁夫？

對呀！爲什麼田一定是你的，
不是屬於我們種田的農夫？
爲什麼你生下來就可以白白來收租！
叫我們整年在田裏海裏吃苦？
【張福白，賬房及農僕忽忽下】
爲什麼你可以白白來收租，
叫我們整年在田裏海裏吃苦！

——幕在歌聲中下——

第 三 幕

景色：現在又是夜。遠處有隱約的犬吠，近處有淒切的蟋蟀鳴聲，時而可以聽到一二聲樹上的夜鳥慘啼。台上黝黑得看不見有人，忽然，我們聽到了稻場深處有人在嘆息。

第一場 瞎子，駝子，跛子，半啞。

瞎子：

唉！

駝子：

唉！

跛子：

唉！

半啞：

唉！

〔原來人類嘆息的聲音都是一樣的，——即使是
聾啞與盲跛……所以我們並不能知道是誰。嘆息
過後，是死沉沉的寂靜，寂靜中是隱約的犬吠，
淒切的蟲鳴，還有偶而的鳥啼。於是一個朦朧的
月兒出來了。我們看見有四個人坐在稻場深處。〕

半啞：（站起來鼻音地呼出）

月兒出來了！

跛子：（站起來口吃地）

月……月兒出來了！

瞎子：（站起來）

月兒出來了！

聾子：（站起來）

月兒出來了！！

跛子：（口吃地）

怎麼……王……王小哥還……還不回……回來呢？

半啞：

月亮已經那麼高，
他不回來怎麼好？

駝子：

要是他再不回來，
一定也被捉進監牢。

駝子：

唉！我們這份窮苦命，
苦了自己還要害人，
我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
爲什麼他們無緣無故，
要捉這個陌生的客人。

〔駝子哭泣。〕

半啞：

你哭有什麼用，
人家捉去我們朋友，
我們第一要想個辦法，
保出他的自由。

駝子：

我第一想我們可憐，
第二我總覺得對人不起，
我們還不出人租，
別人爲我們訴苦。
別人對我們這樣好，
但是他反替我們去坐牢。
〔又泣哭。〕

瞎子：

你千萬不要哭，
哭起來叫人心煩，
我們要安靜地想個法子，
終要先把他救出牢監。
〔綠茵自山坡奔下。〕

第二場 同上人物，綠茵

綠茵：

自從你被捉去，
我滿心都是憂懼，
月亮已經出來，
我想牧童應當歸來。

啊，你們這四個人到好，
安靜地守着稻場，
別人在爲你們坐牢，
你們到在這裏看月亮。

糖子：

綠茵姑娘，我們不瞞你說，
我們比你還要痛心，
只要可以救這個陌生的好人，
你儘管說，我們可以不要性命。

半啞：

只要可以救這個陌生的好人，
我們可以不要性命！

駝子：

自然，只要可以救出這兩生的好人。

我們可以不要性命。

跛子：（口吃地）

對，…對…對，

我們可以不要性命！

緣茵：

那牧童去探聽消息，

現在有沒有回來？

瞎子：

我們正在這裏等待，

等待那牧童回來。

要是真的官廳治他罪名，

我們要同官廳拚命。

〔一個燈籠在遠處隱隱約約近來。〕

駝子：（口吃地）

牧童回來了！

瞎子：

牧童回來了？

跛子，半啞：（口吃地鼻音地）

啊，是牧童回來了！

綠茵：

王…王小哥，王…王小哥，

你怎麼回來這麼晚？

我們的腸快等斷，

我們的心兒快等爛。

〔綠茵迎上去。但是走近來的不是牧童。而是瘋漢。〕

第三場 同上人物，瘋漢。

瘋漢：

誰引得狗兒哈哈笑？

誰逗得牛兒角亂搖？

誰引得蟋蟀不斷叫？

誰逗得鴉嘴在籠裏跳？

——那是二十個有槍的兵丁，

捉一個陌生的孩子過露光橋。

瞎子：

原來是你！

駝子：

是你？！

跛子：（口吃地）

是你！

半啞：（鼻音地）

是你！！

韓茵：

瘋伯伯！我們在這裏焦急，

等待那牧童回來，

你有什麼消息？

你給我們什麼好消息？

瘋漢：

我知道月亮模糊，

我知道世事糊塗，

我還知道潮兒發怒！

我知道蚯蚓翻土，
我知道雁兒吹霧，
我還知道蟋蟀騎鄰！

一切一切我都知道，
但是我有一點糊塗，
因為如今醬油裏都是醋，
我辨不出是酸呀是苦。

瞎子：

我們不要你胡說八道，
我們只問你知道不知道：
你牧童打聽來的
消息到底是壞是好？

瘋漢：

隔河的狗兒汪汪叫，
樹上的鴉鵒迷迷笑，
我知道大禍要來了，

我知道大禍要來了，
但不知道大禍落誰家。

啊，哪裏是我的女兒？

哪裏是我的女兒？

你們這幾位早在這裏，

可有看見我美麗的女兒？

【白汝上。】

第四場 同上人物，白汝

白汝：

爸爸，爸爸，
我在這裏。

瘋漢：

我半天沒有看見你，
深更半夜你到是去哪裏？

白汝：

牧童在城裏打聽消息，
到現在還未回來，
所以我心裏非常焦急，
在露光橋邊等待。

瘋漢：

他去打聽什麼消息？

白汝：

你難道還不知道，
這個陌生的先生，
上午爲替我們訴苦，
同老闆有個爭論。

於是下午就來了一羣巡警，
捉去了那位陌生先生，
我們不知道他犯了什麼罪，
更不知道他是死還是生。

所以我們打發牧童，

到城裏去打聽，
打聽他到底是什麼罪，
好讓我們去爭論。

瘋漢：

世上有罪三萬種，
最大的罪就是窮，
但是天堂只有一種罪，
不許世上人太美。

我親愛的女兒。
我要你快去安睡，
因為大禍要降到人世，
最美的人兒怕要受累。

我親愛的女兒，
快聽我的話去安睡。
我為你來等牧童，
他也許到天亮才能歸。

白汝：

爸爸，但是他已經回來了。

綠茵：

他已經回來了？

瞎子：

他已經回來了？！

跛子：（口吃地）

他…他…他已經回來了！

半啞：（鼻音地）

他已經回了？

駝子：

什麼？什麼？

瞎子：

牧童已經回來了。

駝子：

牧童已經回來了？

白汝：

是的。他已經回來了。

但是他一到露光鄉，
許多農民圍着他，
狂問他許多話。

瘋漢：

他既然已經回來了，
那麼你快去安睡，
因為大禍要來了，
美麗的人兒怕要受累。
〔瘋漢拉着白汶下。〕

第五場 同上人物，少瘋漢與白汶。

綠茵：

那末去，我們去找他去。

瞎子：

去，去，我們去找他去。

跛子：（口吃地）

去……去，……去。

半啞：（拉駝子）

去，去，去。

〔大家正要去找牧童時，牧童已經上來了。〕

第六場 同上人物，牧童。

跛子：

王小哥，王……王小哥，

你……你好容易回來了。

瞎子，駝子，綠茵，半啞：

王小哥，王小哥，

你好容易回來了，

我們等得你腸斷，

我們等得你心焦。

綠茵：

他現在是不是還平安？

到底他犯的是什麼罪？

牧童：

他們說他是故意來到露光鄉，
煽動農民不還租，
還說他帶着手槍，
指揮農民打地主。
現在他在縣裏，
據說還沒有什麼要緊，
明天就要解到別處，
有人說也許會丟了性命。

瞎子：

那末，快，我的朋友，
讓我們叫全村的人去保，
我們先去衙門裏跪求，
要是真的沒有辦法，
我願意替他受罪。

半瞎：

要是真的沒有辦法，
我也願意替他受罪。

跛子（口吃地）

我…我，也願意沙撈

駝子

頂這個罪。

綠茵：

去，去，

我們大家去保，

要是他們不肯，

我們只好去鬧。

瞎子，半啞，跛子，駝子：

走，走。

〔正在這時候，一道光從天空掃到了稻場。那是燈塔已經完成的消息。〕

〔從此時起，一直到幕終，燈塔的光有規律的時時照到天空與稻場。〕

半啞：（鼻音地）

噲！這是什麼光？

跛子：（口吃地）

這…這是什…什麼光？

駝子：

啊，奇怪，這是什麼光呀！

瞎子：

什麼，光？

綠茵：

這就是燈塔上的明燈，

是我父親的工作已經完成，

但大家且不要管這些，

我們要先救那位坐牢的先生。

〔但是工程師這時從山坡上下來。〕

第七場 同上人物，工程師。

工程師：（在坡上燈塔邊）

啊，現在好了，你看，

這裏四面都是光明。

我是這光明裏的神明。

在這荒僻的窮鄉，
我創造這光，
正如上帝在天上，
創造了太陽。

驅我到黑黝黝的海洋，
叫船隻不再踟躕，
不再遇到了一點風浪，
就把不住自己的方向。

（他開始走下來。）

驅我到這黑黝黝的露光鄉，
叫所有愚蠢的人民，
享受這燈塔的光明，
不再迷信這天邊的月亮。

潮來的時候不再驚慌，
黑暗的夜晚不再倉皇，

從此露光鄉的人民，
要永遠崇拜我所創造的燈光。

啊，我的女兒，你看，你看，
我完成這偉大的光亮，
這光明盤旋在全鄉的頭上，
牠遠比星星輝煌，
要同日月爭光。

現在我是多麼光榮，
在這角天地，
我是帶着皇冠的英雄，
即使我現在死去，
那光明也永遠盤旋在天上，
那裏面永生着我名譽與光榮，
還有是我不死的靈魂。

瞎子：

不要爲這虛偽的光明，

忘記了我們朋友的生命，

走，走，去，去。

半鰓：（鼻音地）

去，去。

駝子：

去，去。

跛子：（口吃地）

去。

綠茵：

爸爸，我要同他們一同去。

工程師：

一同到哪裏去，這樣晚？

你知道我今天的高興，

今晚上難道你不肯陪你父親。

快跟我到山坡上看看，

看那偉大的光芒，

怎麼樣投到海上，

怎麼樣照透那裏每一陣風，
每一個呼聲同每一個波浪。

綠茵：

但是……

瞎子：

綠茵姑娘，你不去也好，
因為全村的男人已經不少，
而且月光並不十分清楚，
泥路上都是夜露。
還有你是一個年青的姑娘，
這條路對你或者太長。
我看你還是等在這裏，
等我們去了回來，
就可以把詳細消息告訴你。
（對跛子們）走，朋友，
讓我們叫全鄉的人民，
一同到官府去請求。

綠茵：

那末希望你們快去快來，

我們在這裏等待，

像枯枝期待綠，

像頑石期待青苔，

像久旱期待雨，

像春風期待花開。

〔瞎子，半啞，駝子，跛子，牧童下。〕

〔綠茵與工程師上山坡退，瘋漢上。〕

第八場 瘋漢

瘋漢：

隔河犬兒汪汪叫，

樹上鷓鴣迷迷笑，

烏龜王八溝里啼，

跳蚤虱子滿床跳，

大禍要來了，

大禍要來了，

我叫我女兒去睡覺，
我可要在月下四面瞧，
因為我知道大禍要來了，
但不知大禍落誰家。

〔瘋漢坐地上。兒童十來人人沉默嚴肅低着頭上。〕

第九場 瘋漢，兒童們。

瘋漢：（數上來的兒童）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

七個，八個，

一個兩個，

捕魚把舵；

三個四個，

餵鴨養鵝；

五個六個，

趕水拉磨；

七個八個，

受凍挨餓！

受凍挨餓，

人生幾何？

兒童甲：

瘋伯伯，你一個人沒有去？

瘋漢：

你叫我上哪裏去？

兒童乙：

他們都到官廳去？

只有孩子不許去。

兒童甲：

昨天你說有大禍，

今天果然出了錯，

但是他們說我們小孩子，

不必去管這些事。

所以我們肚裏悶，心裏苦，

怎麼也打不破這個閻葫蘆。

兒童丙：

我想你一定什麼都知道，

瘋伯伯，那麼你告訴我們好不

瘋漢：

我知道月亮模糊，

我知道世事糊塗，

我還知道潮兒發怒

我知道蚯蚓翻土，

我知道雁兒吹霧，

我還知道蟋蟀唧唧。

一切一切我都知道，

但是我有一點糊塗，

因為如今醬油瓶裏都是醋，

我辨不出是酸呀是苦。

兒童甲：（問兒童乙）

這些話你可懂？

兒童乙：

不懂，不懂。

（問兒童丙）

這些話你可懂。

兒童丙：

我一點也聽不懂？

瘋漢：

「不懂，不懂」是最好，
懂了以後是煩惱，
人生是黑芝麻和着鴉片膏，
騙你長大，又騙你老。

兒童甲：

瘋伯伯，
我們都是小孩子，
不知道什麼人事，
所以希望你說個清楚，
不要這樣糊裏糊塗。

瘋漢：

我不要你們懂人事，
因為人事裏都是痛苦，
你們都是小孩子，
我希望你們聽一個故事。

兒童丁：

聽故事，聽故事，
兒童丙，戊，己，庚：
我們快來聽故事。

瘋漢：（講故事）

從前有一羣兒童，
在深山樹林里遊戲，
他們從黃昏時候玩起，
直玩到月兒上山峯。

那時候月色正朦朧，
山谷裏也沒有微風，
大地是無限的淒迷，

只有星星嵌滿了天空。

那羣孩子採足了野花，
還吃飽了山菓，
牠們已經有點疲倦，
所以躺在草地上唱歌。

這時山谷裏來了一隻老虎，
牠餓得不能走路，
一看見這一羣兒童，
牠興奮得要一口吞下肚。

但是這一羣兒童正在歌囂，
老虎決定在旁邊靜等，
等牠們唱完了歌曲，
再把牠們一個個來吞。

可是這一羣兒童，

一個唱完了一個唱，
唱他們家裏的貧窮，
唱他們自己的苦忙。

這樣一直唱到天亮，
老虎聽聽也實在淒涼，
天亮時老虎揮了一把淚，
餓着肚獨自回洞安睡。

所以你們這些窮孩子，
不必管大人們的事，
你們有工夫儘管玩，
有快樂儘管笑，
有痛苦儘管說，
有舞蹈儘管跳，
那麼哪怕是老虎豺狼，
也會有良心讓你歌唱。

兒童丁：

那麼讓我們歌唱，
歌唱到天色發光；
那麼那怕那官廳是虎狼，
也不會把我們父老吃光。

兒童丙：

我是一個窮孩子，
癩痢頭長到了臉皮，
從小爺娘都死光，
跟著我的師父在船裏，
半生在海天裏飄蕩。

兒童庚：

寫字記賬未學過，
生意買賣不會做，
吹笛跳舞還唱歌，
我是一個種田貨。

兒童戊：

我從小吃鹽不吃糖，
八歲時候學結網，

十二歲時候我在船上幫人忙，
如今我有十六歲，
年年要去冒風浪。

兒童己：

種菜種稻種水菓，
捕魚捉蟹摸田螺，
拉着牛繩去趕水，
搖着小船趕鴨又趕鵝。
〔綠茵自山坡下來。〕

第十場 同上人物，綠茵。

兒童甲：

綠茵姑娘，綠茵姑娘！

兒童們：

綠茵姑娘，綠茵姑娘！

〔兒童們圍着綠茵舞蹈。〕

綠茵：

今天村裏出了事情，
你們還有什麼心境，
在這半夜裏這樣高興。

兒童們：

今天燈塔裏發出可怕的光亮，
有人說光明要到露光鄉，
有人說災禍要到露光鄉，
但是我們不知道什麼花樣，
所以要問我們聰敏的姑娘。

瘋漢：

昨宵上半夜無月亮，
東鄉遇到鬼打牆，
今宵燈塔上有新花樣，
下半夜怕要沒有月亮。

綠茵：

小朋友，小朋友，
今天我的心裏都是愁。
所以不能伴你們歌唱，

請你們快讓我走，

我要到海邊探月光。

〔兒童們散圍，聽瘋漢說話。〕

瘋漢：

野狗夜哭，

孤雁獨宿，

月兒模糊，

潮兒發怒。

人世有罪三萬種，

最大的罪就是窮，

天上只有一種罪，

妬忌人們誰最美。

我勸你不要去海邊，

因為一失足千古難挽回。

綠茵：

但是你不知道我腹中難，

你不知道我心頭苦。

瘋漢：

你有愁請同我說，

你有苦請對我訴。

〔兒童們坐地下。〕

綠茵：

今天那位青年被捕，

就因為是我的緣故。

瘋漢：

怎麼說是你的緣故？

綠茵：

父親知道他是我的愛人，

但是他要我嫁給那個地主，

所以今天下午，

他們暗下擺佈，

借了今天那位青年的爭論，

給了他一個罪名來捕，

如今天一亮就要把我嫁給地主。

瘋漢：

貓在廚下吐拳經，
狗對着天空空呻吟，
這是什麼話，什麼話？
二個人也許會只有一條命，
但是一個人哪有兩條命？

（對兒童們）

你們如果愛綠茵姑娘，
請你們大家起來，
他們到城裏請求官廳，
讓我們去請求他父親。
他們求官廳放出那位好先生，
我們求工程師取消那段壞婚姻。
〔兒童們起立。〕

燈光在那裏發瘋，
月亮在那裏模糊，

魚兒在海底做夢，

網兒在海面發怒；

富人在燈下歡呼，

窮人在月下叫苦，

如今醬油瓶裏都是醋，

世上還有老糊塗。

〔他唱着往山坡走。兒童們後面跟着。〕

小朋友，小朋友，

讓我們跪着請求，

請求這位做父親的清醒，

取消這段無理的婚姻。

兒童們：

小朋友，小朋友，

讓我們去跪着請求，

請求那位父親清醒，

取消那段壞婚姻。

〔他們都上坡葬了的〕

第十場 綠茵

綠茵：

雷風掀起了大地的野戰，
骷髏的眼淚化作了露珠瀰漫，
什麼點綴着人世的變幻，
一聲雷，一聲歡笑，一聲長嘆。

塵世裏不光是一片草地，一座高山，
還有那綠鬱鬱的水在泛濫，
那何必希奇天色不夠蔚藍，
掩蓋着紅黑的雲兒千千萬萬。

莫戀童年的笑容天真爛漫，
莫迷少年時的幻想花花斑斑，
更難信青年時夢中的情談，

還有老年時清茶濁酒的一杯一盞與土腥

廟裏全身的神像尚要斑斕；

那何怪愁來時面容的瘦減，

古來有多少人在淨土裏掩埋，

可是赤嬰們還迷戀人世的搖籃。

風梳着平靜的夜晚；

我怪那灰色的天空月兒太淡，

是妖魔幻化成那些星眼，

死釘着人世間亂翻。

〔綠茵一面走下，一面陽暈〕

後面是重重高山，

前面是海水漫漫，

那裏是我的歸途？

——月兒升處，

太陽沒處，

星兒散處！

〔綠茵下，田歌聲遠在重複着兒童歌聲〕

後面是重重高山，

前面是海水漫漫，

那裏是我的歸途，

——月兒升處，

太陽沒處，

星兒散處！

第十一場 〔鷓鴣兩三隻從樹上飛下來。〕

鷓鴣：

嗚嗚呼，嗚嗚呼呼，

嗚嗚呼，嗚呼嗚呼，

嗚呼嗚嗚嗚呼呼？

——嗚嗚呼呼，

嗚呼嗚嗚嗚嗚呼。

嗚呼嗚呼！

〔遠處狗吠聲，近處蟋蟀吟聲皆隱約可聞。〕

〔瘋漢與兒童們健健康康地來，轉瞬間飛去。〕

第十二場 瘋漢及兒童們

瘋漢：（從山坡上唱下來）

這不關我瘋子事，

也不關那些孩子，

但是這關連着地理，

這關連着天時，

這還關連人生人死。

月兒模糊，

潮兒發怒，

老年人頑固，

青年人糊塗。

〔遠處一串燈籠光近來，歌聲隱約可聞。〕

歌聲：

露珠點點，
在草上發亮；
花兒朵朵，
在樹上發香；
鷄兒鳴兒，
散在稻場；
山高水長，
有牛有羊；
人兒人兒，
萬壽無疆。

〔月亮這時陰下去，但燈塔總時時有光照到稻場。〕

兒童們：

他們回來了，
他們回來了。

瘋漢：

他們回來了，

月兒降下了，
大禍要來了，
我知道大禍落誰家。
〔村男們同覺岸上。〕

第十三場 同上人物。覺岸，牧童及其他村男們。

村男們：

露珠點點，
在草上發亮；
花兒朶朶，
在樹上發香；
鷄兒鳴兒，
散在稻場；
山高水長，
有牛有羊；
人兒人兒，
萬壽無疆。

〔一羣村婦村女從四面走攏來。〕

第十四場 同上人物及一羣村婦村女。

村女們：（唱和着上）

露珠點點，
在草上發亮；
花兒朵朵，
在樹上發香；
鷓鴣兒，
散在稻塲；
山高水長，
有牛有羊；
人兒人兒，
萬壽無疆。

白汝：

你們已經回來了，
事情到底怎麼樣？

牧童：

我們到官廳請求，
立刻赦出了我們朋友；
我們的朋友又爲我們說情，
官廳又答應我們，
將燈塔租減輕。

村男們：

官廳答應了我們，
將燈塔租減輕。

兒童們：

祭潮節，祭潮節，
祭潮的時節真快樂，
牛也不必牽，
羊也不必牧，
穿紅又穿綠，
吃魚又吃肉，
你把燈兒點，
我把鑼鼓敲，

一年有四季，
四季都忙碌。
只有祭潮節，
我們真快樂。

村女們：

讓我去燙酒，
讓我去備菜，
你從遠處歸來，
我在這裏苦待，
快讓我們回到家裏，
謝天謝地，
好好快樂這一夜。

〔村女們各挽着她們家人。〕

村男及村女們：（大家唱着下）

露珠點點，
在草上發亮；
花兒朵朵，
在樹上發香；

鷄兒鴨兒，
散在稻場；
山高水長，
有牛有羊；
人兒人兒，
萬壽無疆，

兒童們：（唱着隨下）

月兒圓，
花兒好，
麥兒肥，
稻兒高，
魚兒多，
風兒少，
牛兒羊兒日日長，
人兒人兒長生不老。

第十五場 覺岸，瘋漢。

瘋漢：

隔河狗兒汪汪叫，
樹上鷓鴣迷迷笑，
烏龜王八沿溝啼，
鷄兒鴨兒滿籠跳。
如今月兒陰下了，
我怕大禍要來了，
要問大禍落誰家，
白雲深處是歸驢。

覺岸：

你一直就在這裏，
可知道綠茵姑娘在哪裏？
她一定期待我歸來，
爲什麼她會沒有下來？

瘋漢：

你問綠茵姑娘麼？
（忽然哭泣起來）

啊，這事情怎麼好！

我的綠茵姑娘啊！

你難道真的投海了！

覺岸：

投海了？

投海了？

你說什麼話？

請你告訴我，

你到底什麼時候

碰見過她？

瘋漢：

一個時辰以前，

她從山坡下來，

眉心間沒有光彩，

眼睛裏都是悲哀，

她告訴我她胸中愁，

她告訴我她心頭苦。

她還告訴我他的父親，

明天要把他嫁給地主。

覺岸：

他告訴你她的父親，
明天要把他嫁給地主！

瘋漢：

這樣我帶了愛她的兒童，
到山坡上去看她父親，
向她父親請求，
取消了那段婚姻。

覺岸：

那末她父親怎麼樣？

瘋漢：

她父親一腦子是頑固，
一肚子是糊塗，
他不知道月兒模糊，
他不知道潮兒發怒，
他只知道醬油瓶裏放醋，
把人奶去餵死豬。

覺岸：

那末以後怎麼樣？

瘋漢：

以後我們從山坡下來，

就沒有看見她在，

這位姑娘有點過分美？

我怕她會去投海。

覺岸：

她就是要去投海，

也當等我回來！

瘋漢：

但是誰也想不到

你今天可以回來！

〔遲緩的鑼聲傳來。牧童白汝上。〕

第十六場 覺岸，瘋漢，牧童，白汝。

白汝：（喘氣地哭泣着）

... ..

牧童：（喘氣地）

原來你是在這裏，
你知道綠茵姑娘，
她已經躺在礁石上，
一點也沒有聲響。

鬻岸：

怎麼？你說的是什麼？

牧童：

我們在海邊探看月光，
月色非常朦朧；
只有燈塔的光芒
頑強地耀射在海上。
牠照着海岸的細砂，
照着嶙峋的礁石，
還照着黑黢黢的風浪。

風浪中沒有船隻，
海岸上沒有別人，
但是竟有一個慘淡的死屍，

腳插在巖石縫裏，

頭浸在水中，

隨着風浪浮蕩。

白汶：（啜泣着）

我們走近去看，

才知道是綠茵姑娘，

於是我們把她抱到海邊，

狂奔到這裏。

覺岸：（不知所措）

真的麼，真的麼？

這叫我怎麼好？

這叫我怎麼好？

（大驚）啊！我的綠茵呀！

〔鑼聲近來。瞎子敲着鑼唱着上來，聲音顫抖淒亮，每一句畢，敲鑼一響。羣衆十來人，各手執火把，默默地隨在後面。〕

第十七場 同上人物，瞎子，羣衆。

瞎子：

有人報告綠茵姑娘投海，

她屍身現在海邊，

愛她的人們呀，快來，

讓我們同到那面，

迎她的屍身回來，

順着歸途祈禱，

祈禱她靈魂早升天。

〔又有男女羣衆多人，提着燈籠從四面追上來，與其他羣衆低聲詢談，隨着瞎子下去，牧童，白汝也隨下。只有瘋子坐在場邊，覺岸頭埋在手裏，楞着立在樹邊。〕

第十八場 瘋漢，覺岸。

瘋漢：（他一直癡坐在那邊，這時候看大家下來了。）

他緩緩的嘆出一口氣。）

唉！

〔工程師從山坡滾着下來。〕

第十九場 瘋漢，覺岸，工程師。

工程師：

綠茵，綠茵，
時候已經不早，
你爲什麼不來睡覺，
又同這羣愚民們喧鬧？

瘋子：

死的人死得太爽，
走的人走得太光，
死也忙來活也忙，
人生是一個疤，
也是一個瘡！

工程師：

啊，只有你一個瘋子在這裏，
你可看見我的女兒，

這許多工夫在哪裏？

瘋漢：

從此大地是她的眠床，

青天是她的被，

還有燦爛的雲霞，

是她的衣裳。

微風是她的輕步，

海潮是她的嘆息，

太陽是她的冠冕，

星星是她的裝飾。

但是她心頭的痛苦，

如千山萬山的泥土，

還有是她遭遇的淒楚，

如千里萬里的路途。

工程師：

你說的是什麼？

瘋漢：

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兩個人於是死兩次，
要是第三個人也是死，
那麼一共要死三次。

工程師：

我向你打聽女兒下落，
你說的是什麼？

瘋漢：

野狗夜哭，
孤雁獨宿；
月兒模糊，
潮兒發怒，
問你的女兒下落，
可看潮兒起伏，
還有石巖嶙峋裏，
月兒升落。

工程師：

你說我女兒投海了。

瘋漢：

是的，她投海了？

工程師：

啊喲，綠茵！

是誰害了你？

是那新來的人？

是這個瘋子？

還是瞎子，聾子，

跛子，駝子？

或者是……

瘋漢：

是野狗夜哭，

是孤雁獨宿，

是月兒模糊，

是潮兒發怒。

但是害她的人兒，

則是你這個老糊塗，

在醬油瓶裏加醋。

工程師：

啊，我的女兒，
我的獨養女兒，
來，來，你們誰有良心，
快來，快來，快來救命，
敲起你們的鑼，
召集全村的人民，
點起全村的火把，
駕起你們的漁船，
爲我到海裏，
順着燈塔上的光明，
去救我女兒的性命。
啊，你們不來，
你們真沒有良心，
但是快來，快來，
這裏是關係我女兒的性命，
你們快來，快來，

讓我給你們金銀，
金銀，金銀，
黃黃的金，白白的銀，
只要你們來，來，
點起你們的燈，
駕起你們的船，
拚着你們的命，
去救我女兒的性命。
啊喲，我只有這個女兒，
這是我的獨養女兒。

那裏有人呢？
你們難道不要金銀……
人呀！
救命呀！
來拿金銀呀！

〔弔歌聲從遠處傳來，隱約可聞，漸漸清楚。在這個時間裏舞台上瘋子與工程師傾聽着，空氣漸

漸靜肅莊嚴起來。」

弔歌：

昊天蒼蒼，
大海茫茫，
中有女郎，
駕着雲，
踏着浪，
御着風，
攀着月光，
離這囂囂的塵世，
直升到天堂。

天堂上有一顆太陽，
天堂上還有顆月亮，
在我們的露光鄉，
曾住過這位姑娘。

她愛每個人每一根禾稻，

她還愛我們的雞鴨與牛羊，
她愛海上的波濤，
還愛天邊的月亮，

她有神所不能比擬的智慧，
她有世上難覓的聰敏，
她有月光所不能形容的嬌美，
她有天國少有的光明。

不論老幼，男女，貧賤與富貴，
會見過她的都贊她的美，
別開了她都想念她的恩惠，
她心中只有愛，沒有罪。

如今她忽然消逝，
像太陽與月亮的西落，
大地爲她舉哀，
海潮爲她哀哭。

她爲愛來，又爲愛去，
悄悄的渡過這露光鄉。
她像一顆明星，
發揮她自己的光亮。

她帶走了我們的罪，
留給我們的都是美，
她去時沒有說一聲「再會」，
所以我們的心上都是悲。

她將自己的身體投海，
將靈魂還給天堂，
但那份瀰漫着宇宙的情感，
也深植在我們的心上。

昊天蒼蒼，
大海茫茫，

中有女郎，
駕着雲，
踏着浪，
御着風，
攀着月光，
離這囂囂的塵世，
直升到天堂。

〔最後一節，羣衆魚貫唱着上來，先是數人或執
鑼，或拿火把，繼以兩人擯繩床，載綠茵死屍，
最後又是許多執火把拿燈籠的人羣。〕

第二十場 同上人物，羣衆及綠茵死屍。

〔綠茵死屍被放在舞台中間，羣衆環立。〕

工程師：（俯看綠茵）

啊，天哪，我的女兒啊！

是你，果然是你呵！

覺岸：（俯視羣，掩面墜泣。）

尋來：

昊天蒼蒼，
大海茫茫！
中有女郎，
駕着雲，
踏着浪，
御着風，
攀着月光，
離這霧霧的塵世，
直升到天上。

天上有顆太陽，
天上有顆月亮，
在我們的曙光鄉，
曾住過這位姑娘。

她愛每一個人每一根禾稻，

她還愛我們的雞鴨與牛羊，
她愛海上的波濤，
還愛天邊的月亮。

她有神所不能比擬的智慧，
她有世上難覓的聰敏，
她有月光所不能形容的嬌美，
她有天國少有的光明。

不論老幼男女貧賤富貴，
會見過她的都贊她的美，
別開了她都想念她的恩惠，
她心中只有愛，沒有罪。

如今她忽然消逝，
像太陽與月亮的西落，
大地爲她舉喪，
海潮爲她哀哭。

她爲愛來，又爲愛去，
悄悄的渡過這露光鄉，
她像一顆輝煌的明星，
發揮她自己的光亮。

她帶走了我們的罪惡，
留給我們的都是美，
她去時沒有說一聲再會，
所以我們心上都是悲。

她將自己的身體投海，
將靈魂還給天堂，
但那份瀰漫着宇宙的情感，
也深植在我們的心上。

昊天蒼蒼，
大海茫茫，

中有女郎，
駕着雲，
踏着浪，
御着風，
攀着月光，
離這囂囂的塵世，
直升到天堂。

覺岸：（一面走上山坡，一面應和着。）

昊天蒼蒼，
大海茫茫，
中有女郎，
駕着雲，
踏着浪，
御着風，
攀着月光，
離這囂囂的塵世，
直升到天堂。
〔稍停。〕

野狗夜哭，

孤雁獨宿，

生者嘆息，

死者落寞。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君登西天，

我赴東流。

〔羣衆齊注意山坡上的覺岸。〕

月兒發着暈，

爲她的醉呢？

還是鷺風不斷的吹？

那秋葉都化作了霧，

野綠都幻成了水。

是你在海裏安睡，

叫我化作了雲塊，

與烟霧月光揉作一堆，

伴星星在你四周亂飛。

是燈塔與月光相撞，

剎那間我們粉碎，

我頓化作了一簫新霜，

孤另地在空中飄蕩，

下墮，變成了一滴水。

〔覺岸從山坡高巖上下跳，燈塔的光正照着他。〕

工程師：

啊！他……

啊！他跳下去了。

〔羣衆紛紛奔上坡去。〕

瘋漢：

昊天蒼蒼，

大海茫茫，

東邊太陽，

西邊月亮，

中有燈塔兮，
照輝露光鄉。

月兒模糊，
潮兒發怒，
老年人固頑，
少年人糊塗；
有男有女兮，
在自然中怨悶，
在文明裏嘆苦。

昊天蒼蒼，
大海茫茫，
燈光月光，
潮兒發狂，
誰駕着雲？
誰踏着浪？
誰御着風？

誰攀着月光？

男女一對，

情人一雙，

魔鬼天神，

地獄天堂。

——幕下——

尾 幕

第一場 妖婆甲，乙，丙，丁。

景色：月亮懸在天中，燈塔有光照射四方，夜鳥樹上
叫，狗兒遠處吠，蛙兒滿野啼；蟋蟀到處聳唧唧。
夜色依舊是淒涼。幕開前就有笑聲隱約可聞。幕開
即可看見四位妖婆在台上大笑。

妖婆甲，乙，丙，丁：

吱吱吱吱……

呵呵呵呵……

曉曉曉曉……

哈哈哈哈哈……

妖婆甲：

月亮懸在天上，
燈塔照射四方，
現在我們看得清清楚楚，
人世間是一塌糊塗。

妖婆乙：

燈塔是人類的文明，
月亮是自然的光明，
床下是人類的醜態，
床上是自然的定命。

妖婆丙：

月亮照着四方，
燈塔射在海上，
四方的人羣瘋狂，
大海的上面都是風浪。

妖婆乙：

我有一條破袴，
縫着一塊破布，

聰敏的搶我破袴，
愚笨的扯我破布，
你看他們多麼糊塗，
扯破了大家叫苦！

妖婆甲：

別人的網裏有大魚小魚，
我的網裏只有痴男怨女，
年青的雖要捉大魚小魚，
年老的却要殺痴男怨女，
我收了網歸去，
留給他們滿腹憂慮。

妖婆丙：

我敲着一面破鑼，
藏着一隻破鍋，
打破這面破鑼，
想補那隻破鍋。
我送無錢的一隻破鍋，
偏偏有錢的要搶我的破鑼。

這樣搶來搶去，

搶得兩樣都破。

妖婆丁：

我有一點星星火，

在人世間亂照，

照出他們無事忙，

照出他們無事煩惱，

照出他們滿街闖，

照出他們個個老，

照出有錢的瘋狂，

照出無錢的潦倒，

照出老年人頑固，

青年人糊塗，

還照出聰敏反被聰敏誤，

多情都受多情苦。

妖婆乙：

你照得清清楚楚，

人世間一蹋糊塗，

讓我們盡興跳舞，

人生難得是糊塗。

〔妖婆乙拉妖婆甲，丙，丁跳舞。〕

妖婆甲，乙，丙，丁：

月亮懸在天上，

燈光照在四方，

讓我們再哈哈大笑，

笑完了好去睡覺。

妖婆甲，乙，丙，丁：

吱吱吱吱……

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噹噹噹噹……

一年過去又一年，

一戲完了又一戲，

聰敏的在床上安眠，

只有瘋子在看糊塗戲。

所以我要收着網兒回去，

躺在床上打呵欠，

〔妖婆甲下。〕

第二場 妖婆乙，丙，丁。

妖婆乙：

我們看人世間多情苦，

自己也在人間嚙齏，

那麼我爲什麼不回去，

倒在床上打呼盧？

〔妖婆乙下。〕

第三場 妖婆丙，丁。

妖婆丙：

我來時敲着鑼，

去時我也敲着鑼，

人間有戲萬萬種，
戲完時節進墳墓！

世上既有不完的戲，
那裏還有不破的飯鍋？
所以我要敲碎我的破鑼。
去補我家裏的破鍋！
〔妖婆丙敲着鑼下。〕

第四場 妖婆丁。

妖婆丁：

但是我還有一點火，
永遠燒着你的心靈，
叫你心頭熱，
叫你身上香，
叫你骨髓裏赫赫發癢，
叫你白天爲名爲利苦，

夜裏想男想女忙；
叫你養牛養豬又養羊，
爲兒爲女爲爹娘。
可是現在我要照你回去，
看看今夜的月色多麼淒涼，
但明天還有更淒涼的太陽！

〔妖婆丁下。〕

〔舞台空着，月亮暈着；燈塔的光，不時照着。
還有夜鳥樹上叫，狗兒遠處吠，蛙兒滿野啼，蟋蟀到處聲唧唧。〕

——幕下——

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夜脫稿。

三思樓叢書一出版預告

風 瀟 瀟

(長篇創作)

彼 岸 集

(長篇詩集)

三 思 樓 月 書 書 目

鬼 戀 (中篇創作) 海外的情調 (小品)

一 家 (中篇創作) 春蕤集 (小品)

荒謬的英法 (中篇創作) 海外的鱗爪 (再版中)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長篇創作) 吉布賽的誘惑 (即出)

西流集 (漫談集) 黃浦江頭的夜月 (即出)

潮來的時候 (五幕詩劇)

成人的童話

(餘容陸續公告)

著 作 者 徐 訥 出 版 者 東 方 書 社

4814
2801-3

潮來的時候 每冊實價六十元

0001—3000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本書版權及演出
權均由作者保留

著 者 徐 翀

發 行 人 王 曉 蕓

發 行 所 東 方 書 社
成 都 祠 堂 街
重 慶 金 湯 街

印 刷 所 蓉 新 印 刷 合 作 社

